



回家的路

(智利)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著 童亚星 译

Alejandro Zambra

Formas de volver a casa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Formas de volver a casa Alejandro Zambra

回家的路

〔智利〕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著 童亚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4674

Alejandro Zambra
Formas de volver a casa

Copyright © 2011 by Alejandro Zambr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panish by Editorial Anagrama S. A. in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家的路/(智)亚历杭德罗·桑布拉著;童亚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中经典精选)
ISBN 978-7-02-014016-9

I. ①回… II. ①亚… ②童… III. ①中篇小说-智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2200号

总策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欧雪勤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4.75
字 数 78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016-9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Novella

献给安德里亚

我已学会行走，从此再无力学习。

——沃尔特·本雅明

我没有呐喊，而是写作。

——罗曼·加里

目录

I. 配角 001

II. 父辈的故事 033

III. 晚辈的故事 069

IV. 我们都好 115

译后记 140

I. 配角

我六七岁的时候走丢过一次。当时我迷迷糊糊，一下子就见不着父母的影儿了。一阵害怕之后，我马上重新出发，赶在父母之前就到了家——那时他们还在绝望地找我。其实那天下午我倒是觉得，走丢的是他们。毕竟，我可知道自己回家，而他们却没有。

“你走岔道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眼里还挂着泪。

“明明是你们走了另一条路啊！”我想着，但没吭声。

父亲在扶手椅上静静地看着。偶尔我觉得他一直躺在那里沉思，但他恐怕什么都没想，可能就是闭上双眼，逆来顺受地接受眼前的一切。不过那天晚上他开口了：“这挺好，”他对我说，“你战胜了困境。”母亲用疑虑的眼光盯着他，可他还是自顾自地发表了一番关于“困境”的杂乱无章的言论。

我缩在父亲对面的沙发上，假装睡着，听着他俩老掉牙的争吵。母亲说上好几句话，父亲只给出一两个字的回应——偶尔斩钉截铁地冒出一个：“不！”偶尔在母亲的咆哮之余插上一句：“扯淡！”还有些时候，甚至会像警官一样命令：“闭嘴！”

那晚，母亲抱我上床，她可能知道我只是装睡，其实却好

奇地听着她的一举一动。她说：“你爸爸说得有理。现在我们知道了，你丢不了，知道你能一个人上街了。但你在路上该专心点儿，该走得更快些。”

我把这话放心上了。从那时起，我加快了脚步。事实上，好几年之后，当我第一次跟珂罗蒂雅聊天时，她还问我为什么总走那么快。当时她已经跟踪我好几天了。我们是在那次聊天前不久才认识的：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大地震^①当晚，不过当时我们并没说上话。

那时珂罗蒂雅十二岁，我九岁，所以我们的友情实在是不可思议。不过我们看上去倒挺像朋友，常常聊天。有时我会觉得，我写这本书，无非是为了追忆那些谈话。

地震那晚我很惊恐，但从某个角度说来，我也挺喜欢那晚发生的事。

大人们在一家屋子的院里搭起两顶帐篷，让我们这些小孩儿睡觉。这事儿一开始就惹出了乱子，因为所有小孩儿都争着要睡在那顶爱斯基摩风格的帐篷里，那东西在当时可是个新鲜

① 智利是地震多发国家，一九八五年圣地亚哥大地震，震级为八级，死亡一百七十余入。

玩意儿。最后，大人们把它分给了女孩儿们。我们这群男孩儿把自己关在帐篷里悄声打闹。大人不在时，这是我们的保留节目：兴高采烈、毫无节制地追来打去。不过那次，红发小子很快就被打出鼻血，我们只得另找法子娱乐。

不知谁想到了立遗嘱的点子，乍一听我们觉得不错，但随即发现这事儿毫无意义。因为如果再来次更强烈的地震，估计全世界都能被毁掉，那我们的财产自然无人继承了。于是我们又想象着地球就像一只猎猎打颤的狗，人们就跟它身上的跳蚤似的纷纷掉落太空。反复想象这样的场景乐坏了我们，也让大家渐生睡意。

可我不想睡。其实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但这种全新的疲惫让我两眼放光。我决定熬通宵，还打算混进那顶爱斯基摩帐篷里，好跟女孩儿们接着聊聊。没想到警察的女儿却一口咬定我想强奸她们。虽然那时我还不大懂得强奸犯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立马保证我没想过要干这事儿，只是过来瞧瞧而已。那女孩儿嘲讽地一笑，说，天下强奸犯都是这套说辞。于是我被关在帐篷外，听她们玩游戏。她们假装那些洋娃娃是地震后仅有的幸存者，看到主人去世，娃娃们抚尸痛哭。只有一个娃娃觉得这样才大快人心，因为对她而言，人类这物种臭味十足。游戏最后演变成一场争权夺利的比拼，看上去姑娘们似乎要吵个没完，结果却很快达成一致——所有的洋娃娃中只有一个正

版芭比。她大获全胜。

我在废墟中找到一把沙滩椅，胆怯地靠近大人们的篝火。看到邻居们大概是头一次这样聚在一起，我还真不习惯。他们小口小口地抿着酒，排遣恐惧，悠长的目光中满是同病相怜的味道。有人弄来一张旧木桌丢进火堆，好像那桌子一文不值的。“要是你乐意，我把吉他也扔进去。”父亲这样对我说。所有人都笑了，我也笑了，笑得有些迷惑，因为父亲很少开玩笑。这时，邻居劳尔带着玛卡丽和珂罗蒂雅回来了。“她们是我姐姐和外甥女。”他向大家介绍。地震发生后，劳尔曾四处寻找她们，现在终于把人带回来了，他显然是松了一口气。

劳尔是村里唯一独居的人。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能独自生活。在我看来，独居是对一个人的惩罚，或是病态的象征。

那个早上，当劳尔开着顶棚上绑着床垫的菲亚特 500 型轿车来到村里时，我问母亲他的家人什么时候来。母亲温柔地回答我，不是所有人都有家人。这话让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帮助他，可我很快惊讶地发现，父母都没这想法，他们认为没必要，甚至还对这个瘦削安静的男人心怀戒备。我们是一墙之隔的邻居，还共享一段女贞花墙，却被一道巨大的鸿沟隔断。

村里传言说劳尔是基督教民主党^①人，这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现在看来，还真说不清为什么一个九岁的孩子会觉得某人是基督教民主党人是件有意思的事。可能当时的我认定这和他凄凉的独居大有关系吧。我从没见过父亲和劳尔说话，所以地震那晚，当我看到他们一起抽烟时，我颇为震惊。我猜他们在谈论“孤独”，父亲会给这位邻居提上点儿战胜孤独的建议，虽然事实上他自己对这个话题也知之甚少。

另一边，玛卡丽在远离人堆的角落里抱着珂罗蒂雅。她们看上去不大自在。出于礼貌，但也可能别有用心，一位邻居大妈上前询问玛卡丽是做什么的。而玛卡丽仿佛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马上回答说自己是英语老师。

那时天色已晚，大人们招呼我去睡觉。我只得毫不情愿地在帐篷里为自己腾出块地方。我害怕睡着，正好，静夜里听听这些空虚的交谈给我带来了点儿乐趣。他们提到了玛卡丽和珂罗蒂雅，我听出劳尔曾想抛弃她们。有人说那小女孩儿有些古怪。我没这感觉，相反倒觉得她挺漂亮。至于玛卡丽，按照我母亲的说法，“一点也不像个英语老师。”——“她就一张主妇脸！”一个邻居接过话头，随后众人乐了好一阵。

① 基督教民主党是智利执政联盟第一大党，成立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主张实现真正的基督教义，建立民主制度，与不同的思想派别共处。

我琢磨着“英语老师的脸”，一张英语老师的脸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脸呢？我们的父辈从未真正地展示过自己的面貌，我们也从未学会正视他们的容颜。

我以为我们会露宿几周甚至数月，眼巴巴地盼着大老远处能来辆卡车送来食物和毛毯。我甚至想象自己上了电视，感谢全体智利人民的帮助，就像风暴来临时那样——我想起了早几年那些可怕的风暴，大家没法出门，几乎是别无选择地守着电视屏幕，观看那些已经一无所有的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平静的日子迅速回归。在圣地亚哥以西这个偏远的角落，地震无非是一场虚惊。教堂塌了几堵矮墙，但没有任何重大损失或伤亡。电视上播放着一片狼藉的圣安东尼奥港口和其他几条我见过、或我以为我在为数不多的去往圣地亚哥中部的路上见到过的街道。我有种隐隐的直觉，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伤痛。

如果说该有什么值得吸取的教训，我们其实压根儿没有学到。现在的我认为，对大地失去信任是件好事，我们应当懂得，一切都可能在瞬间轰然倒塌。不过当时，大家都很快恢复到一

成不变的生活。

父亲心满意足地确认，我们的损失微乎其微：不过是墙裂了几道缝，外加破了块窗玻璃而已。而母亲只是心疼那套星座杯。一共碎了八个杯子，其中包括她自己的那个双鱼杯、父亲的狮子杯和奶奶来看望我们时惯用的天蝎杯。“还好吧，我们还有别的杯子，用不着更多的了。”父亲这样安慰，而母亲看都不看他，冲着我说：“只有你的杯子没事儿。”她迫不及待地找出那个有天秤标志的水杯，郑重地交到我手中。接下来的几天，母亲都郁郁寡欢，盘算着把剩下的几个杯子送给双子座、处女座和水瓶座的人。

好消息是我们不用很快复课。老教学楼损毁严重，见过它的人都说那根本就是一堆废墟。我很难想象学校遍地瓦砾的样子，不过我可不是难过，而只是好奇罢了。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学校尽头那块空地，我们闲时就在那里玩耍。我还记得有一堵墙，中学生们常在上面刻刻划划。我想着那些文字，零零碎碎地盘旋飞舞，最终散落在一地灰烬中——有支持或鄙视科洛科洛足球俱乐部^①的，也有拥戴或反对皮诺切特^②的讥讽言辞或

① 科洛科洛足球俱乐部创建于一九二五年，是智利最大也是最受欢迎的足球俱乐部。

②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1915—2006），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九〇年为智利军事独裁首脑。

俗语。有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皮诺切特大嘴王。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一直力挺科洛科洛，将来也会一如既往。至于皮诺切特，于我而言，不过是个电视人物，他的节目播出时间随心所欲，我也因此而讨厌他，讨厌他那些总是打断精彩节目的无聊的国家频道。后来我同样厌恶他，因为他是个混蛋，是个刽子手。不过当时，我对他不满的原因还仅限于电视上那些不合时宜的作秀。父亲总是一言不发地观看，烟不离嘴，一阵猛吸，除此再无别的动作。

红发小子的父亲去过迈阿密，回来时给他儿子带了棒球手套和击球棒。这礼物出人意料地扰乱了我们的常规游戏。一连好几天，我们不再踢足球，改玩这慢吞吞、甚至有些愚笨、却让我的伙伴们兴奋不已的游戏。我们打球的广场大概是全智利唯一一个棒球取代足球的地方了。我击球差劲，投掷逊色，所以很快退到了替补席，而红发小子则变得大受欢迎。就这样，因为该死的棒球，我孤零零地没了朋友。

一到下午，我总忍着寂寞出门，按照人们的说法，这是为了寻求疲惫。我每天越走越远，不过几乎总是绕个大圈回到原地。我走遍大街小巷，记下每一道新的风景，不过眼前的世界